

找准自己的战斗位置

□徐贵祥

1月22日深夜,写了一篇关于故乡的散文,算是给农历2019年的工作画上了一个句号,之后上床美美地睡了一觉。次日清晨8时许,我背起挎包,踏上了回家的路。从单位临时宿舍到大门口有300多米,空空荡荡的,只有一个熟人在遛狗,他跟我打了招呼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北京总算安静下来了。对于这句话,我没有多想,只是回应了一句,是啊,过年了。

那一天,也是武汉封城的日子,但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可能之前听到过只言片语,也是麻木和侥幸的缘故,没有太当回事。直到回家听儿子和老伴说起武汉出现疫情,这才引起注意。点开朋友圈,哗啦一下,各种信息铺天盖地,介绍疫情的,披露真相的,声讨毒源的,骂人的,支持的,猜测的,哗众取宠的,刷存在感,标榜先见之明的……五花八门。归根结底一句话,形势很严峻,严峻到什么程度呢,严峻到不可想象的程度。

出于职业本能,我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此时此刻,我能够做什么?1998年抗洪抢险,2008年抗震救灾,上级一声令下,背起行囊直奔机场,那是何等义无反顾。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首先是,我不再是一个小伙子了,上级没有给我一声令下,我不能擅自行动。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一场非对称战斗,我们的对手不是潜伏在密林里的特工,也不是上游可以预警的洪峰,甚至比地震之后的余震还要捉摸不定。敌人在哪里,不知道;敌人什么时候出现,不知道;身边有没有敌人,不知道。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凡是有人地方,就有可能出现敌情。如果擅自行动,招摇过市,敌人就有可能潜入我们的身体,被我们带回家,带到单位,带到更多的人群当中,到那时候,我们就和敌人抱成一团,我们自己也就成了敌人,其结果只能是同归于尽了。

除夕之夜,北京安静得像退潮的海面。躺在床上,我的脑子里不停地翻滚,自不量力地心急如焚,替武汉着急,替湖北着急,替北京上海着急,替钟南山着急——我相信他的判断和预言,我担心他的话仍然会被当作耳旁风,我担心这一夜过去仍然会出现成群结队走亲访友的局面,要知道,明天就是大年初一啊。

春节,春运,病毒来的可真是时候,在中国人忙碌一年之后,在乡亲们最需要亲密无间的时候,它趁虚而入,让我们腹背受敌,让我们的防御阵地漫无边际,随时都有可能大纵深、宽正面、无缝隙地渗透。在这样的时刻,我,一个军人,一个作家,该做些什么,又能做些什么?现在大家高喊的众志成城,不是要我们去拼刺刀堵枪眼,而是服从“隔离”的统一号令。这个时候,无论是乐观者的高调,还是悲观者的哀号,都不能解决问题,病毒不会因为我们的情绪而停止它们的步伐。

经过短促的思考,我找到了我的战斗位置,我眼下能够也必须做的事情是,控制,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动,控制身边的人,控制可以控制的团队。收缩,再收缩,把自己和自己力所能及控制的人收缩在最小的防御空间,最大限度地保证自身安全,最大限度地避免成为带毒行走的传播者。

大年初一大早,家人尚在熟睡,我顾不上吃早饭,搬了一把椅子,沏了一杯茶,在阳台上建立了一个轻便的战役指挥所,从微信名片里翻出亲戚、朋友、同事、学生……凡是我认为有可能对其施加影响的,均纳入我的指挥范围,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不管我的话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发出的第一份呼吁要点如下:

第一,尊重科学,自我隔离。专门之人做专门之事,此时我们只能听专家的。不要以为疫情离我们很远,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在正月里扎堆吃喝,抱着侥幸心理走亲访友,也许你很快就会成为下一个毒源。希望所有的人都提高认识,尽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为了你,也为了他,为了我们大家和将来。

第二,加强营养和运动,增强自身免疫力。冬春之交,易发感冒,注意进行自我测试,一旦发现体温异常,要采取果断就医措施。但是,也不要风声鹤唳,不要有点不舒服就跑到医院。随着感染者数量增加,医院压力倍增,而且很有可能成为传播源。

第三,尽量减少外出。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假期可能会延长,可以储存一些粮食、盐、水。但是不要抢购,尤其不要轻信网上兜售的各种灵丹妙药。要警惕,不排除有人浑水摸鱼而把人心弄得乌烟瘴气。

第四,建立信心,稳中求胜。2003年抗非典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次来路不明的病毒可能对气温敏感,只要我们坚守隔离,春暖花开情况自然好转。瘟疫固然可怕,但最可怕的还是不理性的恐慌,以及由此产生的恶性循环。只要人心不乱,一切可控。

第五,要防止次生灾害,做好防火防病工作,特别是要培养坚强的心理素质,既不能不信邪,也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因为惊慌导致人人自危,精神错乱、食物中毒、交通违规等其他事故。

发完了这个内部文件,我的心里好受多了,中午吃了几个饺子。我自信我的多数观点是对的。此后的几天,我一直严密监控着我的微信战疫团队,像猎狗一样捕捉他们的行踪,确保他们能够老老实实始终不懈地执行“自我隔离”。记得第三天,我嗅出了一个小型串门的迹象,顺藤摸瓜,始作俑者竟是我的至亲,我当即给她一家发了一个短信:如果活得不耐烦了,就找一根鞋带挂在门框上把自己吊死,绝不允许出去害人。我甚至给我的亲戚们规定,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哪些人在一起,戴不戴口罩,我随时进行视频调查,并发动亲戚举报。我的亲戚都知道,我曾经当过侦察连的指导员,情报工作是很厉害的,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聚会和串门。这个正月,我惟一能做的事就是自我隔离并监视亲朋好友一干人等。这,大约也算我在此次战疫中的一个配合行动吧。

一个人的事情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就做好了;一家人的事情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就做好了;大家的事情做好了,这个国家就做好了。每个人——我要特别强调的是,每个人——如果都能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多提供一点正能量,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能够更好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相信我们国家一定能实现从物质实力到精神实力的更大提升。

这篇文章写到半截,小憩片刻,信手翻看微信,发现一篇文章《各位,疫情还没有结束啊》,大致浏览一眼,是报道一些地方解禁、酒店开业、食客排队等盛况,触目惊心。我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就像在战场上刚刚打退敌人的第一轮进攻,连工事都没有来得及修复,就隐隐感觉又有敌人在抄我们的后路。

我不能确定这些报道是否属实,也不能辨别那些照



坚守战“疫”(中国画) 刘力铭作

片的真伪。但是,它还是给了我一记闷棍,让我半天回不过神来。因为我知道,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情况确实存在,而且非常严重,大有蔓延之势。钟南山再伟大,只有一个;科学家再伟大,只有一群;医护人员再伟大,只有一批、两批、三批……他们为之奋斗、为之奉献、为之牺牲的事业,刚刚见到曙光,我们怎么这么快、这么彻底地就忘记了?要知道,我们的第N批医护人员至今还在岗位上没日没夜地救人,而且自身冒着生命危险。我们帮不上忙,可是,我们还忍心添乱吗?

这次灾害,其实是人性的一次大暴露。比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华老栓们,我们在某些方面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危险,依然危险,最大的危险来自侥幸,来自麻木。灾害,最大的灾害是我们很快就忘记了灾害,更大的灾害是在灾害并没有远去的时候,我们又有可能把它招惹回来。悲剧,源于我们的贪婪和愚蠢,更大的悲剧是悲剧的重复上演。

幸亏,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明白人。在转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引用了其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哪怕只有一个人能够听得进去,我也要发声。”很快,我从网上听到了一片惊愕和质疑的声音,我选择其中一个人的留言作为此文的结尾——不敢想起,不能忘记,一个84岁老人忧心忡忡的目光。刘智明和李文亮等人才刚刚倒下,还有更多的人前仆后继。我们必须警惕前功尽弃。是时候了,是我们反思的时候了,哪怕少挣一点钱,哪怕暂时穷一点,哪怕勒紧裤带再吃几天方便面,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切该我们得到的,仍然在前方的路口等着我们。着什么急啊!



给日本朋友捎上几句什么话?

□高 昌

“中日友好”“友谊万岁”“共克时艰”之类的口号。这样可以清晰表达祝愿和关切之情,只是稍微直白了些。倘若我们再文雅一点,写上“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患难见真情”“风雨同舟”之类比较耳熟能详的词句,也未尝不可。但是,倘若也像日本友人那样再“标配”上一些古典诗词,则可能会更增加一点文采,更加意味深长。比如出自先秦《诗经》的“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出自唐代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张九龄的“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出自唐代王维的“别方离异域,音信若为通”这些暖心的诗句,都能够恰到好处地抒发我们心中的美好情愫,同时也彰显出中华诗词那种超越时空的美好魅力。

记得唐代诗人贾岛在一首《送褚山人归日本》的诗中这样写道:“悬帆待秋水,去入杳冥间。东海几年别,中华此日还。岸生白发,波尽露青山。隔水相思在”如果借用来形容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也是比较贴合情境的。另一位唐代诗人全济时在《送澄上人还日本国》中写道:“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来求贝叶偈,远过海龙宫。流水随归处,征帆远向东。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这里的“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也可以借用来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思维下的共同的人文关怀。我们还可以借用宋代诗僧释居简的“悠悠不知远,仅一衣带水”来表达对日本友人的关切,也可以用宋代诗人钟唐杰的

“扬帆渡鲸浪,帖帖如安流”和宋代诗人陈深的“挂席鹏风顺,敲舷蚌月明”这两联诗句,来表达我们对战胜疫情的美好祝愿。而我个人更倾心的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这四句诗朴素真挚,情深意长,题写在援日物资上,我想也是颇为得体的。

明洪武十二年,日本使臣嗜哩嘛哈回答大明高皇帝问日本风俗时,曾经吟过一首诗:“国比中原,人同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罽新酒,金刀脍锦鳞。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这首诗最后的两句“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倒是颇为切合现在的时令,也可以用来表达对战胜疫魔、迎接春光的美好祝愿。

宋代诗僧释文珣有一首《送禅上人归日本》:“今日送君归日东,便成永别恨难穷。海邦万里波涛隔,不似青山有路通。”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改动一个字,反其意而用之,就成为了“海邦万里波涛隔,却似青山有路通”,也可以借来表达中日两国人民心心相连的命运关切。清末诗人巨赞在《赠日本莲宗立本寺细井友晋贾主》的最后写道:“天台立本情无隔,一树花开两地芳”,这两句诗也可以仿写成“山高水远情无隔,一树春风两地芳”,用来表达我们心中温暖明媚的美好情感。

当然,无论写些什么话,最重要、最珍贵的还是挚诚的心灵和美好的情谊。在小小地球村里,人类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疫情虽凶猛,仁心更坚强。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最后,请允许我用自己写的一首七律《闻中方向日本捐赠核酸检测试剂盒》来做本文结尾:“破浪回澜信有期,天清月白表无私。纷传梅树香千里,相约樱花美一枝。举目云开堪共祝,倾心泉涌不须辞。本来四海为兄弟,况更同舟风雨时。”

Advertisement for '四川文学' (Sichuan Literature) magazine, listing various literary wor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北京文学' (Beijing Literature) magazine, featuring a list of article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中国作家书系' (China Writers Series) book collection, inclu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Nanjing Far Eastern Book House.

Advertisement for '文艺报' (Wen Yi Bao) magazine, including subscription information and contact details.

我们要赞赏那些切近广大民众的语言

□康震

前几天网络上围绕“风月同天”和“加油”的一些文章引发了讨论,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太积极的影响。有很多人是在网上蹭热度。

我觉得要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日本友人所赠物资上的诗句。首先有一个事实,这些诗句其实并不完全是日本友人写的,有的是日本的华人学生和志愿者想出来的。比如源自唐代王昌龄《送柴侍御》的诗句“青山一道同风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是由在日本舞鹤市进行国际交流工作的国际交流员曲振波提出来的。而富山县物资箱上的原创诗,是富山县经贸联络官孙肖和两位同样爱好文学的朋友共同敲定的。

其次,网上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这几首诗出来之后,大家都去解读它们,特别是还请了一些专家来解读。这就说明这些诗句在老百姓当中还不是那么耳熟能详,还需要做一点点解读。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既然对于中国人都需要专家解读的诗,对于广大的日本朋友来讲,恐怕更没有那么普及。所以不能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们现在的国民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就不如日本,这根本就没关系。

退一步讲,如果这些诗句确实是日本朋友写上去的,那么日本的朋友为什么要用中国古典诗句来表达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友情?这恰恰非常容易理解。日本现在也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如果我们要对日本朋友表达友情的话,想必也会选择日本某位著名诗人,或者在日本广为流传的表达友情的一句诗,贴在我们的物资上寄过去。换言之,两国人民在交往的时候,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会更喜欢引用对方国家的著名谚语、警句,或者流传已久的诗句来表达我们的友谊,所以说,由此逻辑不能引出我们国家传统文化教育和文化素养就低的结论。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对两种表达的讨论。有的人发表文章说,“风月同天”比“加油”要强,显得好像“加油”,还有一些农村标语就比较俗,而“风月同天”这些古诗就比较雅。我想,抗击疫情不是一两个人两个人的事,而是全中国14亿人的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说,这是一场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它涉及到了千家万户。我们来自56个民族,30多个省份,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底需要运用什么样的语言来组织我们的民众,鼓舞我们的民众,这就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一些比较含蓄、优美、富有意境的流传千百年的名篇佳句,但是我们也并不排斥大规模地运用那些更加简明、有力、直接、切近于广大民众的那种语言。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语言是更为方便实用的,你说出一句话来,大家立刻就能听懂。比方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等等。这些诗句有些媒体已经在用了,不过如果借用古人的一句诗,也许这首诗是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的,借用过来之后,可能跟现在的背景不一定完全吻合。但是我们使用自己创造的口号,“武汉加油”“武汉我等你”等等,这些简单的、直接的口号,却能让来自各民族、各地域、不同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听懂。包括毛主席的《送瘟神》“借问瘟神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表达了战胜瘟神的决心,这首诗本来就是全国人民希望战胜血吸虫病的精神标识,所以用在现在抗击疫情非常恰当。所以,两种表达方式可以并行不悖,无论是中华经典诗句,还是当代简约口号,都能起到给大家加油鼓励的作用。

(本文为记者采访后整理)